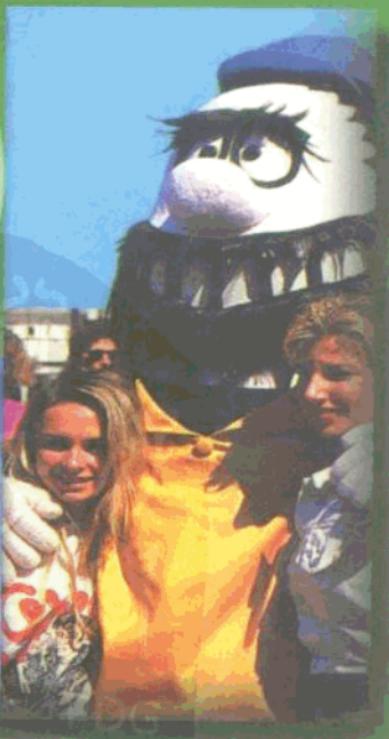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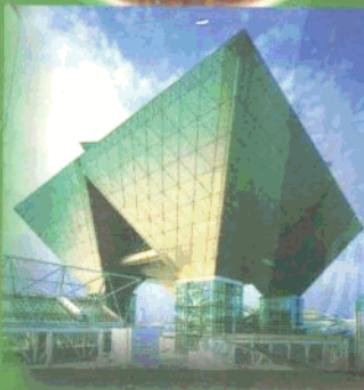


神机妙人 丛书

主编 李振平 曹青阳

# 留学生小说选

阿牛 白瑜 编



【神州学人丛书】

主编：李振平 曹青阳

# 留学生小说选

阿牛 白瑜 编

教育科学出版社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留学生小说选/阿牛,白瑜编.-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8.8

(神州学人丛书/李振平,曹青阳主编)

ISBN 7-5041-1806-0

I. 留… II. ①阿… ②白…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9828 号

责任编辑 王妙函

责任印制 田德润

责任校对 徐 虹

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北太平庄·北三环中路 46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唐山市胶印厂印装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8.625 字数:207 千

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 001—5 000 册 定价:11.50 元

題贈神州學人系列丛书

中華學人  
興我神州

丙子初夏 吳階平



吴阶平：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  
同学会会长、中国科学院和中国  
工程院院士

播信息廣大神州曲

集學子同傳民族魂

賀神州學人系列叢書出版

張存浩

九六年一月

张存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  
中国科学院院士

賀神州學人丛书出版

神州大地氣象日日更新

學人有志事業年年有成

路甬祥於北京

九六年春

路甬祥：中国科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

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  
奉献自己的才智和青春。

徐冠华  
96年4月15日

徐冠华：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中  
国科学院院士

贺神州学者丛书出版

身履異國他鄉，情係祖國。  
貌人吸取支那精华，造福神  
州大地。

李子德

一九九六年

三月

李 潜：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会长

**主 编** 李振平 曹青阳  
**副主编** 白瑜 王兰  
**编委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兰 王尔强 王焕现  
白松来 白 瑜 朱国亮  
许 珑 孙 穗 燕琪  
李建茹 李振平 安李璞  
杨亚南 吴丽杰 芳周蒙  
靳 平 曹国兴 梓

## 序

从《留学生看世界》、《留学生的足迹》始，《神州学人》系列丛书与广大读者陆续见面了。

1978年以来，我国数以万计的留学人员，负笈海外，足至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异邦的科技天地里，采撷攻玉之石，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和腾飞上下求索。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一代高级知识分子，一代涉足当代科技前沿的精英。他们为我国科学技术的进步所做的贡献是世所共见的，但他们才思的另外一面——艺术之心和传神妙笔，却少为人知。

诚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不是散文家，不是小说家，更不是评论家，许多人甚至出国前竟未沾过散文、杂文、随笔和评论之类的边儿，但如今他们笔下织成的文章却颇具“家”味。不少人的文章出手不凡。许多文章看似平实、稚拙，但凡有异域生活经历的人，都共认他们的笔触来得切肤，来得真实，来得自然，来得生动，来得感人。原因在哪里呢？他们均有特殊时期、特殊境遇、特殊心态下的特殊观察和特殊感触。人的潜能是难以估量的。

手捧丛书，足不出户，清新的文笔、独特的视角，可以导引读者诸君认识和了解异国的风光美色、历史今昔、社会风情、人间万象……弥足珍贵的是，他们并未脱离本体，单纯写其所见、所闻、所历和所爱，笔端喷涌而出的，还有大量启人心智的人生感悟和心路历程。

血管里涌动的是血，心旌摇动出来的是灿烂的智慧之花。奉献给读者的《留学生看世界》、《留学生的足迹》、《留学生小说选》、《留学生随感录》等向读者展示的是学人们多个角度的内心世界。



## 目 录

恋人日记.....	潘向黎(留学日本)(1)
秋天如此辽阔 .....	潘向黎(留学日本)(49)
梦里不知身是客 .....	张 钧(留学加拿大)(81)
手印.....	彭兆荣(留学法国)(116)
一枚戒指.....	陈 洁(留学英国)(139)
注视.....	曾晓文(留学美国)(144)
怀乡病.....	滕 军(留学日本)(152)
回首来时路.....	雪 莉(留学美国)(174)
一帘幽梦.....	雪 莉(留学美国)(188)
天边的云.....	林 希(留学德国)(194)
冬天里的故事.....	林 希(留学德国)(210)
天堂楼阙.....	李文峰(留学法国)(215)
皮尔的生日.....	李兆忠(留学日本)(225)
一瓶百万日元的酒.....	李兆忠(留学日本)(231)
东京男子汉.....	李兆忠(留学日本)(238)
鹿角口哨.....	冯 翼(留学瑞典)(245)

# 恋 人 日 记

潘向黎(留学日本)

## 一、“没有你，我觉得很寂寞”

在不少人心目中，日本似乎是一块吸满了“金钱”汁液的海绵，随便往哪儿一挤一按，都会淌下钱来。

可是，我在东京却感觉不到这一点。丰富而方便的物质生活，代价也昂贵。大学校园里，巨额的学费、书本费、每月的房租、生活费、交通费……像一座大山，压在大多数学生的头上。

所以，当铃木美代子拉我去市郊参加一个葡萄节时，我一下子想到的就是：要少打一天工，还要多花不少钱。在国外，玩的代价从来不是 $-1$ ，而是 $(-1)+(-1)=-2$ 的。我迟疑不语。

铃木说：“只要交一点点钱，就可以进葡萄园，亲手摘下一串串葡萄，随便吃多少，只要我们吃得下！多好呀！那里的葡萄可是有名的呀！”她的声音一贯悦耳，今天更是显得甜蜜而蛊惑。

铃木是我的好朋友。她是个典型的袖珍美人，一双一笑就眯成月牙儿的眼睛，还有一个单酒窝。她是英文专业的，所以，在我刚进这所国立大学而日语不过关时，我们就用英语交流得不亦乐乎了。唯一不足的是，她是个老板的独生女，千娇百宠，自然难以体谅我作为一个穷留学生的诸多不易。这不怪她，连我自己，要不是只身到异国读书，又何尝想象得出？

看铃木眼巴巴地望着我，我心里就决定去了。嘴里故意说：“有车吗？”

她一下子笑了，“我不是刚买了一辆车吗？开起来棒极了！”

我当然知道，她刚买了一辆玫瑰色的跑车，一心想开出去兜风。东京“都内”拉不出速度，让人憋气。——这是她重复了上百次的抱怨。我要是坚决不去，那会让她很扫兴，那也太不够朋友了。于是我说：“我去！”

那个葡萄园里都是奶白泛紫红的葡萄名种“甲斐路”，非常像玉雕，咬下去又脆又嫩，更甜得不可思议。我们吃得满手都是葡萄汁，直到再也吃不下为止。

从葡萄园出来，铃木一边开车，一边呻吟：“哎哟，撑死我了！裙腰勒得喘不过气了……”

开着开着，她忽然又说这附近有个温泉旅馆很不错，应该去住一夜。我说第二天还要打工，还是早点回都内，加上住一天旅馆的钱，超出了我的预算。铃木却硬说旅馆反正她包一间，住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一样。又说：“我还没有和外国朋友去过温泉呢，你就忍心让我扫兴吗？”她真是看准了我的弱点，我只好又让了步，其实我心里也明白，她是生怕我只顾读书、打工，没有余暇领略异国风情、享受生活乐趣。于是，跑车又箭一样射向温泉了。

第二天，我让铃木直接送我到打工的“麦当劳”。进衣帽间放下行李，换上制服和船形帽，出来和大家打招呼，又请大家吃我带来的温泉特产——一种小酥饼。胖胖的店长对我请假两天毫无不快之色，说了句“旅行愉快就好”。然后不等我回答，已扛着一箱鸡肉饼大步走开了。我知道他在月底会扣掉我两天的工钱，那公平合理。

和我最好的吉田大妈（我私下这么叫），这时悄悄挨过来——“直接来上班的吧？先别干活，吃一个汉堡包吧！”我摇摇头——“谢谢，我不想吃。”我不饿，即使饿，我也不会在店里吃。虽然店里的人

似乎可以吃任何东西，但店长从来没有明确对我发出这种邀请，我不愿显得有点“偷偷摸摸”。这家店里就我一个外国人，我不想让日本人把我看扁了。

站了三小时柜台，一身疲惫地回到我的“窝”，坐在塌塌米上，想着昨天我在那么高级的温泉旅馆泡温泉，吃烤虾、生鱼片，今天又戴上船形纸帽卖汉堡包。这在国内不可思议的事，在这儿似乎并存得天衣无缝、再自然不过了。留学的体验真妙。

正在胡思乱想，电话响了，把我吓了一跳。

“喂、喂？”

“我是内田。”

“啊，内田君，你好。”我的应答和语调，都很日本化，礼貌有加，但听不出亲疏远近。

“打了好几次电话找你，都不在。我都担心了。”听上去他有些闷闷的，不像平时的没心没肺。

“我作了一次短途旅行。让你担心，真对不起。”我心情好，话也就柔和。其实，我又不是他的什么人，乱操心。父母或担保人这么说，还差不多呢。

“我怕你生病了，还是煤气中毒……一个人住，出了事可不得了。”他心有余悸地。

我有些感动了，低低地说了句：“谢谢。”——这回不是客套。

他半天没有声音，我几乎怀疑他收了线，正要挂断，听见他的声音又清晰地传来：

“小晴，这几天，没有你我很寂寞。”

他第一次这么叫我，而且叫得这么温柔。我心里像炸开一整串的葡萄，溢满了又甜又酸的汁液。

这是怎么了？他——爱上我了吗？

我不讨厌他，只是——我从未想过和外国人恋爱，何况他还是一个日本人。天哪，我又喜又忧地跌坐在坐垫上，不知怎么平息心

里纷乱的水流。

## 二、“我叫内田弘元”

在这所著名的国立大学里，我读的是比较文学的硕士学位。校内可以自选旁听其他专业或年级的课程，第二年，我选了日本文学科。

上课第一天，我就认识了他。那天，我坐到一个空位子上，打开书包，像每个新学期开始那样，心里充满宁静的愉悦。

老师介绍说：“这是从上海来的高桑，请大家关照。”我站起来一鞠躬，“我是高晴，请多关照。”教室里荡起一阵笑声，夹杂着“高桑”（高小姐），“晴将”（小晴）的叫声，显然他们很好奇。

第一节一下课，前排的一个女生笑眯眯地说：“你好！我叫田中麻理子。”后排的一个男生说：“上海，我去过的。上海的女孩子好漂亮喔！啊，对了，我叫谷村。”我笑着一一回答着，这时，一个男孩子走过来，坐到我身边的位置上，他说：“Hi！我叫内田弘元。”我回脸一看，遇上一双狭长而深邃的眼睛，专注地看着我，还带着探究的笑意。不知为什么，我心里一慌，竟脱口而出：“内田——什么？”随即窘得低下了头，太失礼了。

他并不介意，在我摊开的笔记本上用铅笔写上——内、田、弘、元，还注上了罗马字发音。

那行铅笔字早已模糊了，而我仍然记得他那狭长、专注、带笑的眼睛，还有他的声音——“我叫内田弘元”，还有我自己在心里默默重复的声音：内——田——弘——元……我当时不知道，这个名字会深深写进我的心、我的生命，而且我不得不面临一连串的抉择。

不知是家庭的影响，还是其他人无意中的昭示，在选择男朋友

方面，有“三种人”似乎一向在排除之列：艺术家、诗人、高干子弟。我固执地认为与前二者的结合会失去正常人的生活，与后者相恋则会在不平等的关系中被扭曲。来日本之前，又加上一类：日本人。

虽然，对许多钓金龟婿的女性来说，只要腰缠万贯而不论币种，但我是挑人。那么日本人的外在与内心，并不占优势。有的还加上满身铜臭和虚伪，叫人怎么忍受？父母都是知识分子，他们并不过分干预我的事，只是说，最好是中国，如果是外国籍也最好是华裔。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对。

可是，内田的出现，从一开始就使我忘记了一点：他，是一个纯粹的日本人。

此后，每周两次的旁听，内田总会和我打招呼，课间他常常从走廊上的自动售货机上买来两纸杯咖啡，给我一杯，然后随便聊聊东京与上海的天气啦，日本菜和中国菜的优劣啦……他是开朗的，常常为一句话笑得前仰后合——似乎没什么心眼儿。

我注意到他有一副不错的身材，大概身高有 1.75 米，宽而厚实的肩，修长的双腿。他的脸是比较典型的日本人的脸，长脸，窄额，细长的眼睛，要不是那张略大的嘴使他添上一点生动，他看上去是相当朴实的。应该承认，日本人的身高与长相也在进化。

他似乎不是一个好学生，上课常迟到，而且有时听课时似睡非睡。很奇怪的一个人，我不明白。以前还以为日本大学生个个刻苦用功得不得了呢。

在这儿，人与人之间的礼貌与笑容随时可见，就是难以互相了解。知心这个词，超市里没卖，校园里也不好找。可以一起去买东西，一起去运动，一起吃午饭，表面上很不错，可连对方的心是冷是热都无法触及。

不是不寂寞的。繁华的都市，默默地穿行，不属于任何团体，不关心任何人，也没有人在乎你。我看东京如沙漠，料东京看我也如是。我不在这个城市的怀抱里，我只是从它的边缘擦过，带一丝凄

凉的风声。

初秋，我感冒了。一星期没上学，在家喝牛奶、果汁度日。第二星期再去内田班上时，他一下子窜过来，很不文雅地说：“喂喂，上星期怎么没来？”我懒懒地答：“感冒啦——！”他张大嘴：“哎呀，不要紧吧？看病了吗？吃药了吗？”我有气无力地说：“没事了。”就径自走开了，余光扫到了他的表情，有点受伤的样子，心里有一闪即逝的歉意。

两节课后，到午餐时间了。他又走过来，一本正经地说：“想问个问题，关于中国的。”我抬头看他，他说：“听说中国的女孩子，除了男朋友，不和其他的男孩子一起吃饭，是真的吗？”我说：“没有的事，偶尔吃一顿，有什么不好？”

他马上露出如释重负的神色，“那么，中午一起吃午饭吧，好吗？”

我真是自作自受。没有理由拒绝，就干脆地答应了。

我们在学校外最近的一家面馆吃了那一顿饭。那顿饭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是面特别好吃，也不是有什么插曲，更没有柔情蜜意的表白，而是——当走出面馆时，他给了老板娘一张纸币，老板娘问：“两位一起付吗？”他居然坦然之至地说：“不，分开付。”我慌忙掏钱包，为自己的那碗叉烧面付了600日元。这是请客？没一点绅士风度，太差劲了。也许，是我误解了，他说的是“一起吃饭”，并不是“请客”，以后我要小心。

可是，想到彼此都是学生，与家长处于相对独立的状态，我又原谅了他。

内田平时在一家书店打工，从搬书、收钱到打扫卫生样样干，每天去干几小时，一周挣两万日元左右。他的学费是他父母出的，他自己挣的钱则够他付房租、吃饭和交际——紧巴巴的。可我却因此对他有一份好感：他可以自食其力，不是好逸恶劳。而且，他干什么都认真、出色，似乎将来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可能。